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上

酷吏上

來俊臣

傅遊藝

索元禮

萬國俊

王弘義

吉頊

周興

丘神勣

侯思止

來子珣

郭霸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蓋仁義既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為用於是商鞅李斯譎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

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
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
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既密而姦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
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
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違則天以女主臨
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
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
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哉
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爲用斯害也已遂
使酷吏之黨橫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從其欲毒
侈其心天誅發於厲吻國柄秉於掌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
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要時希言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
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已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塚揭
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

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
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爲幸矣故有國者則必
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况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
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効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温羅
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
比周惡黨勦絕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大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
其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旣爲禍始必以
凶終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嗚呼執愚
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端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以得而誅之
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虛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
者曾蚘豕之不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爲酷吏傳亦所以
示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通其妻因擣
蒲羸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

俊臣凶險不事生業反覆殘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鞠遂
妄告密召見奏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
告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得申則天
以為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
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
目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暉衛遂忠等
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
一人即數處別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
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
俊臣等按鞠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
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
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鞠囚無問輕
重多以醋灌臍禁地牢中或盛之氣中以火圍遶炙之並絕其糧餉
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糞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

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
作木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
承五曰突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
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囚人無
貴賤必先布枷捧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菟膽飛越無不自
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
路名流僂僂閱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襲以至于族與其家
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如意元年地
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
宏司賓卿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
家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勅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
傑等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
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
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馮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

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負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止焉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請守者求筆硯并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干綿衣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子弟訟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其中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琳視之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琳視之琳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琳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為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家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

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賊為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賊出為同州叅軍逼奪同列叅軍妻仍辱其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擢拜洛陽令司農少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誦闕割耳勢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慕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其功復羅告頊得召見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誥女俊臣與河東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嘗携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給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榜罵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寬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相倚撫則天屢保持之而諸

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劓其肉斯須盡矣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賤職姦吏險夫以麤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冤濫之聲盈於海內朕唯布新澤恩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並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所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其官蔭劉景陽身今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雪冤情可棗州樂單縣負外尉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隨意其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擘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宣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來枉濫殺人有官者並令削奪唐奉一依前配流李秦授曹仁哲並與嶺南惡處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

史大夫程行謨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宣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益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擘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為尚書省都事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同下獄當誅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為讎人所殺

傅遊藝衛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為合宮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其悅擢為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兄神童為冬官尚書兄弟並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知政事夢

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時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
年自青而綠及於朱紫也希則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孫
初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是萬國俊輩恣
斬戮矣

丘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爲左金吾衛將軍弘道元
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旣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
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將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鞠制
獄俱號爲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瑯琊王沖起兵以神勣爲清平
道大揔管尋而沖爲百姓孟青捧吳希智所殺神勣至州官吏素服
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
十月下詔欲伏誅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爲名則天震怒又
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三日告事召見擢爲游擊將軍
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性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

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爲殺戮者數千人
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
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貴以威
於遠近元禮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
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
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爲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
強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効之吏皆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
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揆摠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曾不聊
生號爲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此等旣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
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
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
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言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
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爲死訣故

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猶是制獄稍息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儻以諸役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即奏云諸反逆人臣惡其名不願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恩澤甚優思止旣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捧即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聞巷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

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鐙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効之以爲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誥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爲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誥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爲李昭德撈殺之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險詐垂拱後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爲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

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置于別所矯制賜自盡並號哭稱冤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鞠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冤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並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來子珣雍州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珣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噓

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布言賜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史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威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爲子珣誣告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爲游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請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王弘義翼州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來俊臣羅告衣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放瓊州妄稱勅追時胡元禮爲侍御史使嶺南道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陽尉元禮今爲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撈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絕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義常於鄉里傷舍求爪主恠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

白免御史

郭霸廬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悅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嘗推芳州刺史李思懲榜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偕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剗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千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轉明堂尉並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識有兩角騏驎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來庭王簿柳珍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劼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悞音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爲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溫彬茂高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頊初至州募人略無應

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頊入朝奏之
則天甚悅聖曆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易之
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爲控鶴監頊素與易之兄
弟親善遂引頊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貞半
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爲控鶴內供奉時議甚不悅初則天以頊幹
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
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頊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爲卑
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僞官貶琰川尉後改安
固尉尋卒初中宗未立爲皇太子時易之昌宗嘗密問頊自安之策
頊云公兄弟承恩旣深非有大功於天下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
思李家廬陵旣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旣高須有付詔武
氏諸王殊非屬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
望豈止轉禍爲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間奏請別
天知頊首謀召而問之頊曰廬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願託

於陛下當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頊旣得罪時無知者廬
宗即位左右發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吉頊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匡佐之委時王命中
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永懷遺烈寧忘厥効可
贈左御史臺大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觀式簡史臺大夫

否人藉未詳首東亞之

吉而

宗服

分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下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酷吏下

姚紹之

王旭

羅希奭

敬羽

周利貞

吉温

毛若虛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為之遜固抑而延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勅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

恩威權但僂佻伴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卽爲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捧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州辱錄事參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臧污詔傳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持之遂黜放爲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吏盧萬石曰頃辱傳弓今爲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爲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貞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貞不預知州事死周利貞神龍初爲侍御史附託權要爲相彥範敬暉等五王嬖之出爲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相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彥範憂之託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於三思爲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勸盡

殺之以絕其時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即湜之表兄因舉爲此行利貞至皆鴆殺之因擢爲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爲廣州都督時湜爲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幽求徙于嶺表諷利貞殺之爲桂州都督王駿護之逗留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爲侍中尚永密公主旭解褐鴻州參軍轉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相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資其首赴于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韋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勅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爲讎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寃之旭又與御史大

夫李傑不叶透相糾許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爲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款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任劔南縣令被告有賊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逼威之因奏決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爲祗承人受贖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記旭受饋遺囑託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家冤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賊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人之所慶快吉温天官侍郎瑱弟琚之孽子也譎詭能諂事人遊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承恩倖引温入對玄宗日之而謂疑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奩爲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温推詰事連奩堅執不捨賴奩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選奩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就其官人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奩必謁焉温先馳

與力士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奩覲之歎伏及他日温謁奩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奩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垧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垧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奩使温劾之温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温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卽云若存性命乞紙盡合令史輩素諳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畧刻問事輯驗囚無拷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已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已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同鍛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已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鞫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

丞楊慎矜違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讖以已是隋煬帝子孫闕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温鞫焉慎矜下獄繫之使温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遊蹉跎不進與温父瑀情契甚密温孩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温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温温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慎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温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辯皆符温言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温湯始鞫慎矜以敬忠詞為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讖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讖書而入於隱僻中詬而出曰逆賊牢藏秘記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温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温早以嚴毒聞頗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懾懼即隨意而書無敢

惜其生者因不加拷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温為能擢戶部郎中常侍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温又見安祿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為兄弟常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為宰相温雖被驅使必不起擢若三兄奏温為相即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為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温能玄宗亦忌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温為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田及管内採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隰門太守仍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為本官尋復奏為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温交通追入為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温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因奏加温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苑內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温轉厚於祿山國忠

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宮陟自謂失職託於溫結
歡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
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鞫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澧陽
長史溫判官負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賊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姦穢
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
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沈鞫之溫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
死於州門初溫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溫是酷吏子姪
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
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鈞為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
之為河南丞皆性毒虐管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
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憐
懼溫則售身權貴噬螫衣冠來頗異耳溫九月死始與十一月祿山
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讐耳祿山入洛陽城即偽位玄宗幸蜀後祿
山求得溫一子繼六七歲授河南府參軍給與財帛初溫之按楊慎

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為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為李林甫所
嫉鉉以堅欵曲發於林甫異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
言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解圖讎持之為驢駒板楸
以成其獄又為王鉷閑厩判官鉷緣刑緯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
將白帖索厩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鉉死在畧刻鉉忍誣之衆
咸怨恨焉及被貶為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為祟乃雲端公何得來
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甥為吏持法
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又與希奭姻姪自御史臺
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
鄒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
深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為中部始安
二太守仍充營管經略使十四載以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誠奢李從
一旨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奭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

沈往按之復令張光奇替為始安太守仍降勅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經略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竄殛尤加委任既絕姦訛翻乃嘯結逋逃羣聚不逞應是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剝黎甿或輟借館宇侵擾人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髮數僭豈多其罪可貶海東郡海康尉貞外置張博濟往託回邪跡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畱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追刑莫斯為甚並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六十使夫為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各悉心時真錫李從一韋誠奢吉承恩並決杖遣司直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為蜀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未鞠即先收其家資以定賊數不滿望即攤徵鄉里

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畧刻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絕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榜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鞠之瑩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使雜訊之又不得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譏之若虛馳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肅宗替焉若虛簾內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瑩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為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賓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為監察御史羽兒寢而性便僻善候人意言天寶九載為康成縣尉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即大位羽尋擢為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作大枷有劾鬻暗榆著即悶絕又臥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為肉罇飢掘地為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

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虛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賊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卽卽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因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賊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勲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執詔羽鞠之羽召支黨羅於廷索勳鼈榆枷之布栲訊之具以繞之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玠試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闕楚州司馬張昺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廣文館進士張寬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胡人康謙善賈資壑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鬚髮皆禿膝踝亦栲碎祝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壑羽與毛若虛

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賊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贊曰王德粹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螫可爲悲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上

忠義上

夏侯端

常達

呂子臧

李公逸

李玄通

馮立

王義方

尹元貞

王同皎

蘇安恒

劉感

羅士信

張道源

張善相

敬君弘

謝叔方

成三郎

高叡

周憬

俞文俊

劉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求禮

燕欽馳 郎岌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
有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
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麈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
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
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群貞剛絕俗安能
碎所重之支體徇他人之義哉則由麈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
况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兇
張巡姚閻之守城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
今採夏侯端李澄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
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廼請端爲副時
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

此帝座不安叅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
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全才既死
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
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爲吏所捕送于長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釋之引
入卧内與語極歡授秘書監屬李密爲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
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南道招慰
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漕水濟河傳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
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
史王要漢並以所部降於世克路遂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
雖糧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
獻歎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沒卿等土壤悉皆從僞特以共事之情
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
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
之皆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

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禁行五日餒死者十三
四又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螢豆
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卧起謂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
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
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屬李公逸為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
館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克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克
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吏部尚書
端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克之官自非斬我頭將
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
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間道得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
無蹊徑但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
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鬚髮禿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
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為秘書監俄出為梓州刺史所得料
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
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
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
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果復
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
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
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
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
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宅
常達陝人也初仕隋為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
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
死令人閱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為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
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剋乃遣其將件士攻以數百人偽降達達不
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

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
是瘦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不答曰汝
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果平高祖見
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
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件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
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來寇齊
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
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
而從之擊賊灘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
擲於空中用捨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敢逼者須陀因而奮擊
賊衆大潰士信遂北每殺一人輒剗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
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
先登士信爲副煬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

上于內史及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于密署爲總
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數矢乃陷於世
充軍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邢元
真等盡拜爲將軍不復尊重之士信恥與爲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
穀州高祖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
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
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噪既而佯驚曰此
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
伏兵於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管
封剡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洛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
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爲賊
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
而傷惜購得其屍葬之謚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
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

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爲南陽郡丞高祖尅京師遣馬元規撫慰南山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婿薛君倩賞手詔諭旨子臧乃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繁衆大至元規懼退亦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戶曹參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碩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爲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紳

誠三卷並傳於時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爲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爲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爲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辨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即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救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于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有說安在公逸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沒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既不赴城中糧盡自知必敗謂寮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卽將義兵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劔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雋曾孫也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卽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為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詣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為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獻欬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荅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贖貨為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貧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咤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

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厥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士義方泗州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寒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穎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受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轉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為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乎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皆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

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簫登降有序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為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勅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持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願視生涯墮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風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鞠問然天

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相失之於陳稀光武失之於逢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貊夷落猶懼踈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害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口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知孰不可容金風召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

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
高宗以我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參軍秩滿家于昌
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
文集十卷門人何彥光貞半千爲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半千
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涉經史知名河朔則天時官
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
徐敬業以爲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
之奇結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
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
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謚曰
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
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
已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史

謚曰壯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穎孫也父表仁穀州刺史叡少以
明經累除桂州都督尋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
聖歷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
謀應賊叡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
叡竟不從遂爲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叡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
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叡曰吾爲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
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
家口籍沒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叡狂賊既至死節不降長史唐
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叡已加褒贈波若等身死破家賞罰既
行須敦懲勸宜頒示天下咸使知聞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
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
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頔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
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故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

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附馬都尉寬之曾孫其先自瑯琊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尚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東宮請太子至玄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皎諷諭切至太子乃就駕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瑯琊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及郡主進封為公主拜同皎為附馬都尉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同皎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為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劫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曹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書郎李俊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于都亭驛前籍沒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寃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事祖雍李俊並誅之初以同皎叶謀有武當丞

周憬者壽州壽春人也事既洩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

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韋后亂朝寵樹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皆如其言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授虜上疏曰陛下欽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其親族且舉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是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立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闕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成其

唐傳一百三十五
十一
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又上疏曰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機殷廣今陛下兼知其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子母之愛忘臣謂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天下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罔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踐宸極軟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唯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徒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謗當太子逗留年德俱盛

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恬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今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諫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稍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爲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撝萬機博採謀猷傍求俊乂故

唐傳一百三十七
海內以陛下爲之主矣暮年已來怠於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刑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辯許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水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汗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宄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賊虜強盛徵歛煩重以臣言之萬姓不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賞刑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即結聚義兵以除君

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爲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棺則杜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木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疎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絕伏願陛下暫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恒神龍初爲集賢館內教節愍太子之殺也武三思或言安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冤下制曰故蘇安恒文學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謹可嘉屬同邪擅構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宜贈寵章式族徽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俞文俊者荊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爲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贅生地氣不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王求禮者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爲左拾遺時武懿宗統兵討契丹畏懦不敢進及賊平懿宗奏滄瀛等數百家從賊請誅之求禮廷折之曰此等素無武備城池不完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輒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於草澤註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臣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答則天遂寬宥從者之罪後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爲瑞雪率群官表賀求禮曰公爲宰相不能燮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災而爲瑞誣罔視聽若以三月雪爲瑞雪即臘月雷亦爲瑞雷耶味道不從

求禮累遷左臺殿中侍御史神龍初爲衛王椽病卒燕欽融洛州偃師人也景龍末爲許州司戶參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群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圖危宗社欽融連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宗楚客又私令執法者加刃欽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先陳忠讜頗列章奏雖干非其位而進不顧身永言奄亡誠所傷悼方開諫路宜慰寃宥可贈諫議大夫仍令備禮改葬特受一子官先是定州人卽岌亦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將爲逆亂之狀中宗不納而韋庶人勸杖殺之睿宗即位追贈諫議大夫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初爲太常工人載初年則天稱制睿宗號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內侍范雲仙並以私謁皇嗣腰斬自此公卿已下並不得見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

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輦入
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始甦
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傳推
睿宗由是免難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
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
冬開花大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勅旌表其門景雲中累遷右
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節下制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
乃令史官編次其事開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國公仍於東岳等諸碑
鐫勒其名竟以壽終贈兵部尚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上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下

忠義下

李澄

崔無訛

蔣清

薛愿 龐堅附

許遠

袁光庭

符璘

石演芬 張名振附

甄濟

高沐

張介然

盧弈

顏杲卿 袁履謙附

張巡 姚閭南霽雲附

程千里

邵真

趙曄

張仵

劉敦儒

賈直言

劉 胸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庾敬休

辛謹

李澄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澄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為咸陽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說問察案後誰貴達行乃稱澄及臨河尉鄭巖說乃以女妻巖妹壻陰行真女妻於澄及說為并州長史太平軍大使引澄常在幕下九年入為相澄又為長安尉屬宇文融為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廡業宇文順于孺鄉李宙及澄為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澄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澄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二十八年為河南少尹時蕭尺為尹依倚權貴泄事多不法澄以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旣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澄必挫之旣及旣生患之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為清河太守十一載累轉河南太守本道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十四載轉光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為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澄禮部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計絕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驚懼色沮望賊奔散澄謂弈曰吾曹荷國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弈亦便許願守本司於宅澄居留守宅弈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後住居於閑廐中令擒澄及弈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以威於衆祿山傳澄弈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顏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以聞玄宗贈澄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弈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清文部郎中澄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關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地游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田產亞於燈燈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與燈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源時年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嘗妻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燈之舊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爲墓預爲終制時偃仰於中長慶二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門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愷之少子天與忠孝嗣茲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暨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愷之墅也寺之正殿即愷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存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入倫爲義世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司徒忠烈公

燈處難居首正色受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于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衷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異聞謹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勅河南尹差官就所君敦諭遣發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告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彭以一子官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學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景讓大和中爲尚書郎出爲商州刺史開元二年入朝爲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入爲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爲尚書大中朝爲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史大夫景讓有大志事親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

臣為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闕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却服齊縗周年所以踈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豈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備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其心新獲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景讓復為

吏部尚書卒謚曰孝景溫登第後踐歷臺閣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筆算為郡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為節將並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祭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作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為少府監安祿山將犯河洛以介然為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萬家而素不習戰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雖率兵登城兼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煙塵亘天彌漫數十里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譟之聲投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覆敗初玄宗以祿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勝以購其首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祿山入陳留北郭安慶

緒見榜白於祿山祿山於輿中兩手撫背大哭數聲曰我有何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列於路東陷祿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贊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顧勅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至忠女后為女家中宗為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為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為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為新都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陝郡太守少府監滎陽郡太守安祿山率眾南向無詖召募拒之及賊陷陳留郡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乘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為賊所虜賊以其將武令珣鎮之

盧弈黃門監懷慎之少子也與其兄逸齊名大腹豐下眉目踈朗謹原寡慾不尚輿馬克已自勵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逸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弈並為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美之弈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弈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與李澄同見害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弈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没于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榮高足爭脫拜轂或不耻苟活其飲盜泉奔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栗奔不變其色而北面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及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杜稷是衛則死生

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昔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
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
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
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
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惺奔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
官矣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于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
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
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
哉謹按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奔執憲戎馬之間志藩
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一十任言
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
時奔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郎鞏縣丞盧
奔留之憲府清與諸兄溢演元知名于時奔之被害清亦死焉

顏杲卿琅琊臨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修文館
學士亡入周始家關內遂爲長安人焉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秘書監
自有傳曾祖勣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
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榜其詞策文瑰俊拔多士登觀歷官長安尉
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杲卿以蔭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
州銀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天寶十四載攝常山太守時安祿
山爲河北河東林訪使常山在其部內其年十一月祿山舉范陽之
兵詰闕十二月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即危
宗社時從弟真卿爲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招懷豪右
爲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義兵掎角斷賊歸路以紓西
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丘丞張通幽等
謀開土門以背之時祿山遣蔣欽湊高邈率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
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
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

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
欽湊中夜履謙與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臺城
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
高邈之騎從改入至臺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給之曰太
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千
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
二賊將還郡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湊
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明賈深等寢杲
卿之表承業自上表獻之以爲己功玄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
牙官獲賞者百數玄宗尋知杲卿之功乃加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
袁履謙爲常山太守杲卿爲司馬杲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
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爲副統衆三
十萬即出土門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時十五郡皆爲國
家所守時安石遣使傳李愔盧奔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

使收藏洛等首清池尉賈載亦斬僞署景城守劉玄道傳首於平原
饒陽郡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于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
振祿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陝號聞河北有變而還乃命史思明蔡
希德率衆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禦
備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謙爲賊所執送於東都思明既陷常
山遂攻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爲賊守
祿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
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
我世爲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
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
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絕太罵不息是日
杲卿幼子諛姪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
其面因加割鬻路人見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
門東下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破械

出之令行喪服給遣周厚至德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真卿為蒲州刺史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景儋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贖錢三萬泉明悉索所費購姑女而還比復納贖已女遂失而表履謙已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隸等三百餘人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真卿贍給久之隨其所請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謙妻疑夫柩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如此乾元元年五月詔曰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顏杲卿任彼專城志梟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羣兇而慷慨臨大節而奮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勳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孤城力屈見陷寇讐身歿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驗之於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驅嘉其死節之誠未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

太保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緇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縣主女弟為廢太子瑛妃愿坐官廢貶官祿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用愿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堅武德功臣王之玄孫初娶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魯炅奏為潁州郡長史兼防禦副使張元蒲州河東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天寶中調授清河令有能名

重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祿山之亂巡為真源令說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為拒賊之勢時吳王祗為靈昌太守奉詔糾率河南諸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巡與單父尉賈賁各召募豪傑同為義舉時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關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眾入雍丘殺潮妻子嬰城守備吳王祗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攻城賁出關而死巡乃合賁之眾城守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圍累月賊傷夷大半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以絕餉路自是內外隔絕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時許遠為睢陽守與城父令姚閻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許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

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嬰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請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為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閻南霽雲許遠皆為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
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面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退
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以荅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
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
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
君父義死爾附逆賊大賊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
此人守義必不為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閻霽雲同被
害唯許遠執送洛陽

姚閻者涇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姪孫父弁開元初歷處州刺
史閻性豪蕩好飲詭善絲竹歷壽安尉城父令與張巡素相親善以
守睢陽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檢校尚書侍郎賈責者故閩州刺史璿
之子也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
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為磧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瓊鎮劔南又辟

為從事慕其門欲以子妻之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為高要尉
後遇赦得還祿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素練戎事玄宗召見拜
睢陽太守更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遠與張巡
姚閻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
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
之初賀蘭進明與房瑄素不相叶及瑄為宰相進明時為御史大夫
瑄奏用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號王巨復
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
控進明號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
劣馬數百匹不堪扞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南霽雲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
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
程千里京兆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募人累以戎勳
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中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

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先率衆內附隸朔方軍玄宗賜姓名曰李獻忠李林甫進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爲副將後有詔移獻忠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祿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磧北數爲邊患玄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一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祿令其相應獻忠勢窮歸葛祿部葛祿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人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仍留佐羽林軍上下祿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來攻城屢爲千里所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其驍果開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搏之垂將擒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歛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爲希德所執仰首告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之爲我報諸將士乍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人聞之泣下晝夜嚴兵城

守賊竟不能拔東都安慶緒捨之僞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敗走爲嚴莊所害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烈士徇義雖歿如存其李愷盧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戎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巳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縲絰之中遽欲違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絕之又恐速禍正巳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徐思其宜

執正已使于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執其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脫未為朝廷所信正已兵強忽來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來保薦屯兵東鹿田悅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戶部尚書

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真李芘等破田悅於汨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遣璘將二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眾降於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戶璘父今奇初為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

今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今奇今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贈今奇戶部尚書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殷中侍御史曄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為賓僚陟罷陳留採訪使郭納復奏曄為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沒入為婢江西觀察使韋僕族兄弟也曄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錄事參軍徵拜左補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為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為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監曄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

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檀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檢者爲之歎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曄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爲朔方邠寧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養爲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懷光軍屯三檀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邵成義密疏且言懷光無狀請罷其摠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懷光子璉璉密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爲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爲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邵成義于朔方戮之先是詔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將張名振

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迎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之士立功勲耳懷光聞之召謂曰我不反爲賊強盛須蓄銳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各振曰公乃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卒苦守戰仵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爲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仵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貞元二十一年贈尚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爲郡將重政毋徐氏固拒不從詔曰則昭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

馬使太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惟推義
勇夙聞克家之美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誘以奇
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戎不爲
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政又安行義昭著念茲
名節感歎良深宜洽恩榮俾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
戎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
又詔曰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闕行表柔明懷正家之
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
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選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
封魯國太夫人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少孤天寶中隱居衛州青石山
人伏其操行約不畋漁採訪使安祿山表薦之授試大理評事充范
陽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安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

信可托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弟澄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偽嘔血
疾不能支遂昇歸及祿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
二人封才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揆
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歎歎之曰李揆退以實病報祿山
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強昇至東都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京濟
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使令授偽命官瞻望以
媿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寶應初拜刑部員外郎少遊奏授著
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元和中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詔曰
符風樹節謂之立名歿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
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
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
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彞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秘
書少監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

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息體常流血及母亡居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元和中東都留守權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獎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于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憑密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巳盜有曹濮憑遂陷于賊數年卒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為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與同列郭昉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說師道為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為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家事反為高沐輩所嫉尚書奈何不惜十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適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潛有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

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囚郭昉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其懼也說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質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以伏順為賊所惡李文會呼為高沐之黨沐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歔歔既除滑州節度首辟昉及公度為從事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圖難忘死為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豎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亮威潛輸忠款諷其不庭之咎將異革心數其煮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必陳於逆節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歿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吏部尚書仍委馬摠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有子孫具名聞奏賈直言者父道沖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

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醜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醜
洩于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蹙後從事於李師
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說者二輿觀說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
悟斬師道節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為因奏置幕中
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
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
史大夫依前充昭義軍行軍司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後歷太
子賓客元和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祿山迫以僞
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為大理少卿光先為吏部侍郎父河當賊泚盜
據宮與季弟倬逃竄山谷河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
授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
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為翰林學士
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

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改工
部侍郎兼魯王傅奏劔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茶及除陌錢舊例
委度支巡院勾當榷稅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太和元年戶部侍
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
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
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
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漬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
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
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再為尚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卒于家敬休
姿容溫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遜聲色著論善錄七卷贈吏部
尚書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慨重然諾專
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
徐泗時杜悛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

隋惲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謹寓居廣陵乃仗劍挈小
艇趨泗口貫城柵入城見惲惲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謹至握手謝
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
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謹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
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
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謹坐中拔劍噴日謂公弁曰賊石
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更欲何為不唯有負
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
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謹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為之流涕
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謹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
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
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惲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
其行謹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
賈惲書幣搞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

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勢益急攻以鐵鑿斷淮流梯
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
少分食稀粥賴謹犯難伏羲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
賊解圍而去謹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
名謂惲曰志之得嗣為幸惲益感之賊平授謹泗州團練判官侍御
史惲遷鄭滑節度謹亦從之為賓佐惲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
贊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狗義見危致命國有忠臣亡而復存
何以喪邦茲邪受恩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孝友

李知本

劉君良

宋興貴張公藝等附

趙弘智

元讓

裴守貞

崔沔

張琇兄璽

崔衍

羅讓

張志寬

王君操

周智壽弟智爽許坦王少玄附

陳集原

裴敬彝

李日知

陸南金

弟趙璧

梁文貞

李虜恭張義貞呂元簡等附

丁公著

劉

响

等修

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仁惠逮于胤嗣夫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于宗族夫推而言之可以移

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亨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借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傳孝友傳多錄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微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錄衣冠盛德衆所知者以爲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瑱開元中爲給事中楊州刺史知隱孫顯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保少卿從祖兄弟凡爲給事者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

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隋末諸縣稱毋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毋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向患心痛知毋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毋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毋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枿乃竊取庭樹上烏鷄交置諸巢中令羣鳥聞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况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耳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奔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閭里依之爲堡者數百家因名爲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別駕楊弘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又有宋興貴者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美高祖

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爲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僞薄修身克已事資誘勸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愍茲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纍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弘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興貴尋卒

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悉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鬪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從繼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剗腹取其心肝

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三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寃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周智壽者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而爲亂兵所害少女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

由可辯或曰以子血濡父骨即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瘞盡體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趙弘智洛州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玄軌隋陝州刺史弘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書隋大業中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太禮卿卽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秘書丞令狐德芬齊王文學素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舍人貞觀中累遷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為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祿皆送于兄處及兄亡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官廢坐除名尋起為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嗜藉至於孝經備所習覩然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

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為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顧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匹名馬一疋尋遷國子祭酒仍為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謚曰宣有文集二十卷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卽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苦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封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召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

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裴敬彞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自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為義門裴氏敬彞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為河北巡察使敬彞父智周時為內黃令為部人所訟敬彞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彞備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暴卒敬彞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彞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輦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父脊大業中為淮南郡司戶屬郡人楊琳田瓚擾郡作亂盡殺官吏以脊素有仁政相誠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脊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鄧守真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郡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真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妻子麤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守真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為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真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時宰牲惣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唯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

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
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寧華夷畢集九服仰垂
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
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並從守真議會高宗不豫事
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鮑素
等討論舊事創為之當時稱為得禮之中守真天授中為司府丞則
天特令推究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為汴
州司錄累轉成州刺史為政不務威刑甚為人吏所愛俄轉寧州刺
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卒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
累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謚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
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謚優劣崇業曰譬如春
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涇岐二州有隋代
蕃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悉沒為官戶奴婢仍充賜口以
給貴幸子餘以為官戶承恩始為蕃戶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為賤奏

劾其事時履溫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履
溫等詞屈從子餘奏為定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稱
之又為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十四年卒謚曰孝子餘居官
清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第巨卿衛尉卿耀卿別有
傳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
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
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
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端明其事神龍初為
給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調_{取急}侍數日而鬢髮變白
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賫告身而
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
衛州司馬路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
累遷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

賦詩曰知獨存規誠其末章曰所願斲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
論者多之景雲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
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
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
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
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非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產
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譎開元三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
要諸子弟年纔掬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為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
衡以妻為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凡家風替矣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為著
姓父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
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
對策又工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遷
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郅詵也特表薦擢為左補

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府
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
申侍養由是改為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朱宣
遠恃虜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彛留司
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
有吏才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
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弔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
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
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
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
申所見方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勅及
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焉尋出為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
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制令
禮官議加邊豆之數及服制之制太常卿韋縉奏請加宗廟之奠每

座籩豆各十二外袒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
堂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議
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
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
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大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
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汚罇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
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
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
玄罇蕤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
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備物之
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
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
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
盧諶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服純用

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
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籍周漢之舊儀清廟
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
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
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
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最 增虔
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
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
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羨古食也盛於甒甒古器也和羨時饌也
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
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
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柎春秋書
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
惡無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

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文由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祖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摠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毋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

不試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勅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史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叅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邊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腮麻堂姨至祖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陸南金蘇州吳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即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事頗洩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尋卒南金初爲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

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吊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
爲讐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
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死南金固稱弟實
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
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
狀上嘉其女義並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
謹左丞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外郎
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爲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爲蒿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軍中
贓罪勅監察御史楊注馳傳就軍按之注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
注殺告事者脅注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讎殺審素之黨注始
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
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注後累轉殿中侍
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瑄雖

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
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泥水爲捕者所
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其合矜恕者中
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縱報讐
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
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虧律格之
條然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勅曰張瑄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
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詞矜其爲父復讐或言本罪寃
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
狗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
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瑄琇既死士
庶咸傷愍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瑄
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
梁文貞魏州閩鄉人少從征役比廻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

乃穿墻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
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
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
白兔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
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持學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
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
父自國初已來異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
簡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
制皆許之

崔衍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于吐蕃
父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衍不
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
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
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悉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

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每多取子母
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
子衣食無所餘後歷蘇號二州刺史號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
倍其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號之郊每徵十之七衍乃
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歛乃給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
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富郵傳衝要屬歲不號頗甚流
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
循不爲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
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
敢罄狂瞽上千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勅度支令減號州青苗
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
有位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
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歛州郡耗竭韋臯劉贄裴肅爲之首贊
死而行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

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饒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
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

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衷父緒皆不仕公著生三歲喪所親
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異其幽贊父憫
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
授集賢校書郎秩未終歸侍鄉里不願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
毀之容人爲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華表其行詔賜粟
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
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廷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
尋授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
轉駕部員外仍兼舊職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
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紫金魚袋未幾遷工
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青宮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
大用以疾辭退因求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

南尹皆以清靜爲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幹
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灾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戶部尚書領之詔賜
米七萬碩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
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著禮志十卷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
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凶
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祖懷操父珣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
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丁父憂服闋除尚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
十餘年李獻爲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爲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
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
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日本其等家人兄弟九人皆爲官所賣
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爲散騎常侍
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尚書
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詠子劭權字昭衡進

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並歷清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為人瑞表門賜爵勸乃錫類
彼禽者梟傷仁害義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至日中伏前首之
未嘗不憂色
第六十四部古對
未十萬里以
不十萬里以
不十萬里以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上

儒學上

徐文遠

曹憲許淹李善孫羅附

朱子奢

賈公彥

蓋文達

蕭德言

敬播

秦景通

陸德明

歐陽詢于通

張士衡

張後胤

谷那律

許叔牙于儁附

劉伯莊

羅道琮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
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

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
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
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斃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
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
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孫太學
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
以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五十員上縣學並
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
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
流慶後昆達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
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九明典
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善八百豐功茂德冠
于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粵若宣父天
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

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群生守祀不廢明
衰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今有司於
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且以名聞詳考
所宜當加爵士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
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
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及
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士今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
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弘文館
學士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
先聖廟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今祭酒博
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畧吏又於國學增
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
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真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今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能安生沈重陳太沈文何用弘正張譏隋何安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伏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

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愆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擾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齊卽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荅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

誦得之至於奧蹟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
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
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
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
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
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
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已意博
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
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
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儉焉已久今將
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
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
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
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虛

匡奉國難所以未削見者不測城內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免恥
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
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墮墜家聲行迷未達而
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
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
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荅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
殘忍意又褊促旣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
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
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
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荅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
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
以爲國子博士因出樵採爲羅士信獲之送于京師復授國子博士
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解疑隨
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

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使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為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絕人事王世充平太宗徵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

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為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為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所難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為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為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內
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
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
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
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
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頡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
誅詢黨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惣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
雖魏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
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
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
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
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

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
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給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
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
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
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經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
起復後而能哀感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
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
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判納言
事爲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
長倩固執以爲不可遂忤諸武意爲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
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
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

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賜遣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籍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為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為學士子奢風流蘊藉頗滑稽又朝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為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為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能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為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龜

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壞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克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為心腹誅害忠良疎忌骨肉窮極奢靡剝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為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為心如其貪浬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為人君父當須仁慈為人臣子當盡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為憂慮及承乾廢黜勅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既禮學為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彥為最焉

賈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

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爲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蓋文達翼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受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爲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雨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

爲政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頽閔之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穿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蹟於當今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秘書少

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曾孫至忠自有傳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宗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同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二年卒子子儒

子儒亦以學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委令史句直以爲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爲口實其所註史記竟未就而終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

許敬宗撰高宗太宗實錄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
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為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
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
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顏師古所注
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錄功
遷太子司議郎時於此官置極為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
罔高不獲歷居此職叅傳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巖等四人
惣類會其刑部奏言律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
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寮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
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
本蔭唯迨子孫作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
背禮違情殊為太甚必期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
違深文於措刑之口臣將以為不可詔從之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
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大

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為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後
坐事出為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畧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
孝遵齊為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
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
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
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以故吏贈秘書
少監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
常云景通為大秦君暉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
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為漢書
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
書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克侍讀常撰詩謗集
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

參侍經史自府入官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
進諷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弃
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為興州刺史勤於學業而慷慨
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
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
獨歸弃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
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
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
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當時識之稱
道琮誠感所致道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
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尋卒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上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下

儒學下

邢文偉

郎餘令

王元感

韋叔夏

郭山暉

盧粲

徐岱

陸質

韋表微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

劉昫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高子貢

路敬淳

王紹宗

祝欽明

柳冲

尹知章

蘇弁

馮伉

許康佐

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舍元溫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勗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缺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况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

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遷內史天授初內史宗秦客以姦賊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為殺已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為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弃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號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為和州刺史從子貢授業情義特深及融為中州陰懷異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為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卽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為左丞楚之為尚書民曹卽煬帝重其兄弟稱為二卽楚之武德初為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

山東爲實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爲屈及還以
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
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以博
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
餘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卽氏兩賢人之望
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
衆欲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
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
妄照從其言因收僧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宮餘令續梁元帝孝
德博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卽撰隋書未
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
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聞其謹忍勸以
不當滅性捨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

馬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
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履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
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
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
坐與慕容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講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
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畧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
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交州都督紀王慎
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
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詔共
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
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
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
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

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憚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
倚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
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
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倚前
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
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
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徙焉紹
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
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拱十
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
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
人望殺之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
其功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

秘書少監仍待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
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
卒于鄉里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
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
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太隱太常博士
裴守貞等草創撰定由是授春官貞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
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憚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
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
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
所該練委以參掌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
訖然後進表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克建立廟
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累封沛國郡公卒時
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贈兖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

曰文子緇太常卿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說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待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祿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暉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太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而爲胤豆籩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追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殞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

服第一禕衣第二搖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春其菜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合精夫婦

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
禮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
紹符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
非祭天地禮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
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
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
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
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昨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
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
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
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
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
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按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學
之在爵尸與學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爵據祭天無裸亦無璫爵此乃宗廟稱大
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
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薦而豆籩欽明唯執此
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
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師執事而
卜宿視滌濯涖王鬯省牲鑊奉王齊制大號理其禮制相天王之大
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故
通言大神大祗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
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祀也若云王后助
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
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禮
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
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
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王

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所王后六服謂禕衣搖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禕衣從王祭先則服之搖翟祭先公及嚮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嚮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太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拾同朝踐王酌泛齊

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太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太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今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檢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齊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齊娘有夫婿者咸為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暉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

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消塵莫刻誦倭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園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曆賢良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後入為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臣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麋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恣為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八索九丘出來徧覽前言徃行寔所該詳昨者因其預遊式宴朝參既乘驪洽感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

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為國子司業卒于官

柳冲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為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錄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悅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祿少卿使突厥撫李思摩子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冲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為司府主簿受詔徃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為左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冲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冲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為外職至先天初冲

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冲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傳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勅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錄奏上賜絹百疋五年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彥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涉高宗時為雍王記室粲博覽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常庶人以非已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勅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王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噐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諸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後安樂公主婿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

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出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瑩北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若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若蓋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

夫贈賙之儀未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瑩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群辟者也帝竟依繁所奏公主大怒繁以忤旨出為陳州刺史累轉秘書少監開元初卒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為武昭逮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為不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珪弃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為事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

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賤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為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為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總辨問無不通難莫能詘大曆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之勅故所居為復禮鄉尋為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為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

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恠番頗甚倉庫管
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
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
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蒼卒出
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
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守二太
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多事駕至迎扈
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賊平拜監製禮樂院累
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館賜金
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
也承延齡之後以寬簡代煩霍人甚稱之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
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劾弁
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也

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叅叙定班移詹事任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
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自己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彈之旋坐
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河州司戶參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
錄至晚年尤甚唯弁與韓皋得起爲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冕
袞皆以友弟儒學稱冕續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
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貞元二十
一年卒于家

袞自贊善大夫貶永州司戶參軍勅蘇袞貶官本緣弟連坐矜其年
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迴任歸私第袞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已逾
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冕既坐
弁貶官或有人言袞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已貶出又復還袞難於再
追冕乃止

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
趙匡匡師炎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

愛其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
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
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帝寢疾
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官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
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今先生與寡人講義何
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
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于京兆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
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
充睦王已下侍讀澤路節度使李抱貞卒爲平贈使抱貞男遺伉帛
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
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路不受財帛者此人心有清政
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今縣中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
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

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
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同三州刺史入拜左散
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子約進士擢
第文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韋表微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逾年以
本官充翰林學士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蒲歲擢遷中書舍
人俄拜戶部侍郎職並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
林遷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
承遇恩渥盛于一時卒年六十表微少時尅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
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
人或怪笑而不荅及母亡服除不就候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祿
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
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內庭爲戶

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撰九鼎記四卷弟堯佐元佐堯佐子道敏並登進士第歷官清顯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玄機聖人雅旨出必由戶行跡其軌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唐書列傳卷一百三十九下

林敏師字無蕭原山長安始自諱察六士平間為山方順命別金書入翰林白帝初惟知立政姓用唐身變實和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下本節大領林敏師字無蕭原山長安始自諱察六士平間為山方順命別金書



書